

张承志文集 X

聋子的耳朵

张承志
◇ 著



文艺出版社

张承志文集 X

聋子的耳朵

张承志 ◇ 著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聋子的耳朵/张承志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.4
(张承志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5672-6

I. ①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4354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划统筹: 曹元勇

责任编辑: 吕 晨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聋子的耳朵

张承志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山东省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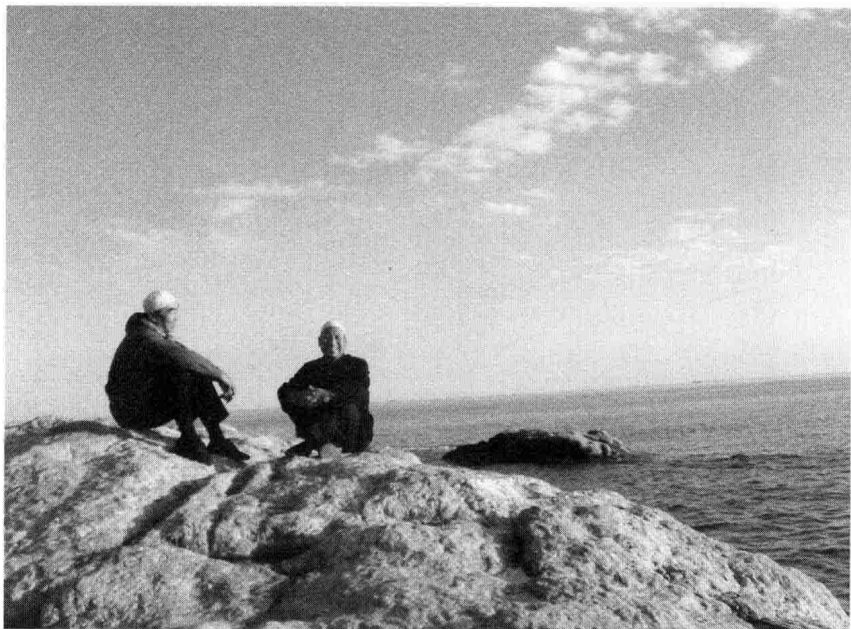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19 插页 3 字数 220,000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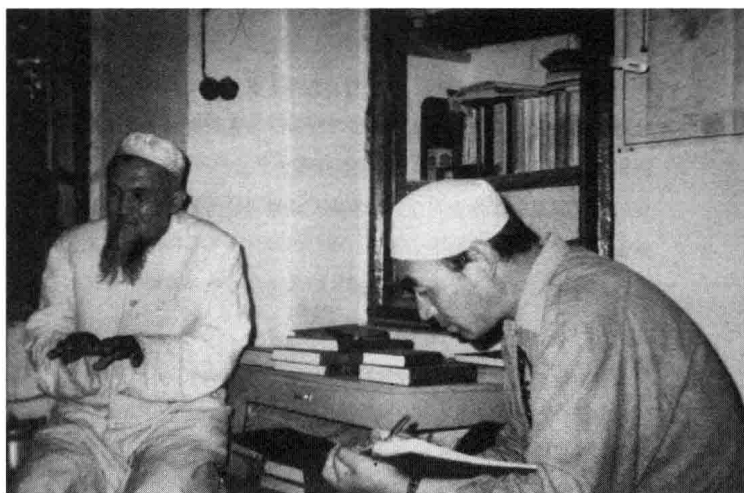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1-5672-6/I • 4518 定价: 3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888



2004 年 - 北戴河 - 大海与兄弟



在艾提尕尔清真寺求学



无花果的秘密

目 录

聋子的耳朵

第一辑 红与绿

旱海里的鱼 / 5

巴特尔和俊仁儿 / 28

东厢作高房 / 34

访谈东塬上 / 38

脆弱的城市 / 48

三下南阳 / 55

逝者的合作 / 59

秋华与冬雪 / 65

辨误与解答的时代 / 73

序跋抄 / 78

十遍重写金牧场 / 88

红军渡 / 94

四十年的卢沟桥 / 99

第二辑 北与西

十张画 / 109

掩卷追怀亦邻真

——兼以纪念翁独健师诞辰一百周年 / 123

时光白驹 / 135

阿尔善

——谨把此文献给我的蒙古兄长 / 139

老友重逢 / 151

一路三叹 / 156

拾起沙粒 / 160

鱼游小巷 / 164

Olar / 171

噢,迪丽拜尔 / 176

第三辑 他与我

他人的尊严 / 187

白钢琴 / 196

彼岸的浪漫 / 202

微笑不语 / 218

港口印象 / 222

系在语言上的绳子 / 228

无助异类的亲戚

——评王小强《文明冲突的背后》 / 236

凝视黑夜 / 243

未转播的闭幕式 / 247

Moray / 251

地中海边界 / 259

聋子的耳朵 / 269

雄鹰飞过 / 274

编后跋语 / 280

附录

张承志文学创作大事记 / 285

杀青若汗颜

——《张承志文集》编后记 / 295

聋子的耳朵

《聋子的耳朵》单行本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5月初版,共收录作者2003年至2006年创作的散文三十七篇,及《编后跋语》一篇。其中《追忆的苏木》一文,作者修改后以《东苏木以东》为题,用作《敬重与惜别》一书的序章,已收入《张承志文集 XI·敬重与惜别》,此处不再收录。

第一辑 红与绿

旱海里的鱼

—

若回忆 1984 年冬，回忆初进西海固的情景，已觉得漫漶混淆、梳理不清了。如今还占据脑海的，只是那场冬月里的大雪。

我在一个飘雪的早晨南下。

到了积雪幽蓝的傍晚，在码头般的固原城，独自下了车。记得那时心情和视野一样，四顾一片茫茫。然后就匆忙迈开了我的脚步。

遥远的北京正在召开文人们的大会；我却蹒跚着，踩着封了山也断了路的积雪，踏进了这个村庄的路口——如阑入了一扇忘了关上的、阿里巴巴的山洞大门。

这儿有夯土的长城，虽然颓圯半尽，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，微微地隆作一道长脊。我去看固原，听说它有砖包的古城。我去看清真寺，掩饰着孩提以来的陌生。那一回我头一次触碰到了枯黄的山、烧炕的树叶、神秘的白帽子，和一个响亮新鲜、叫做西海固的地名。我好奇也

留意地,记住了他们的衣食住——六牙的帽子和领口用一个大扣襟扣住的大皮袄,大伙儿扯着一条旧花棉被盖住脚的、用扫来的树叶烧热的炕头,以及酸酸的、当心有一汪清油和一撮菜末的长面。

在日后的半辈子与我兄弟相称的、手心有一个月亮纹的农民家里,娃娃们和家里大人吃的,是半锅洋芋半锅面糊的散饭。交通已被大雪截断,住进来的我,觉得隐秘和安心。每天的夜间是谈论教门历史的;白天则多是被几个家门弟兄拉着,到各自的屋里转,吃同样没有菜蔬的一碗面,或者炸得黄黄的油香。

我们的历史,就这么开始了。

敞开的正房门框,盛着一方银装素裹的山岭,如一幅引人凝视的画图。不论是伊斯儿还是桃花,我多少次看着娃娃们吃力地端着一个大粗碗,吃着走进这个画面。他们个个都精着脚,冻红的小脚丫毫无知觉地踏着雪,迈进了门槛。筷子太长,他们只能捉住筷子的下半截。一边朝嘴里拨拉,一边抬起双眼皮的大瞳仁,不眨眼地看着我。

我觉得心疼,遛弯儿时去了供销社。看有黑白布和棉花卖,就给一个放牛的儿子扯了一条棉裤的料,给几个小的或是袜子,或是头巾。握月兄弟的女人手巧,一夜工夫就缝了出来。第二天早上,大儿子穿着新棉裤。看着我时,他的眼睛一副闪闪的神采,像是悟着什么奥义——那时他十二岁,还没有上学。这眼神他后来一直没失去,一直到他把高中毕了业,一直到他用打工的血汗钱,扭转了家境。

只是完全没有青菜的日子,使我多少觉得不适——几天吃下来,话题便开始围绕着种菜。我打听西海固不种菜的原因,握月便连连摇头:不会种!不能成!这土不成!这天气不成!

他一个劲摇开头的时候,犟得像拒绝一项哈拉目(宗教的禁物)。

渐渐我半疑半信,也以为西海固的土壤节气,不适合种菜。

公社书记提着一个黑人造革包,领着随从来看我。他宣布公社党委觉得我辛苦,决定给我煮些牛肉送来。宣布完了,当场把人造革倒空,一堆煮牛肉堆在炕桌上。

我非常感动,那时的“党群关系”多亲密啊。那位书记后来退休,当了清真寺里的保管。他是我见过的最淳朴的党委书记,不沾一根草的便宜,无一句多余的言语。他的道路里,含着一种深刻的一致性。

见到书记大驾光临,农民捉了院里的鸡儿。灶房叮当,做饭待客。娃娃们全数被驱逐,陪客们在炕上饕餮。哦,贫困山区的、牛肉与鸡的盛宴啊!……我心中不安,望着肉,只摆样子,不忍伸筷去吃。

一本兄弟故事,就这么,缺油少盐地翻开了篇。

兄弟劳神于无米之炊,总算计怎么招待我。

他溜到当院沉吟半晌,要捉了院里的鸡宰。可我已经开始熟悉西海固,有多少鸡可以这么宰呢?于是,就在一次鸡儿已被炒熟的当儿,我不顾封建的灶房规矩,踏入那块男子的禁区,趁着娃他妈一阵慌张,劈手夺下炒得油汪汪的鸡肉盘子,塞给围观已久的孩子们。

娃他妈还来不及叫喊,娃娃们已小狼般扑来,伸出黑黑的小手,塞进大张的小嘴,盘中的鸡肉,霎时间被掳掠一空。我开心得禁不住哈哈大笑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,娃娃们至今个个是我的同党。

交情和信任,悄悄地浮现了出来。

娃他妈叹一口气,从此不再对我回避。甚至我半夜睡得呼呼,她也敢径自进屋给我添炭。只是无菜的食生活,还要缓缓延续很久。

我们结识的第二年,春季里,两人在兰州分手。我舍不得。可是

那时的兰州,除了南关或者西关十字有一家能胡乱炒几个菜的地方,剩下的清真饭馆一色只是牛肉拉面。加上我兄弟他们对清真馆子也审查严格,只认一家张家川的。

我和张家川人谈好,借他的牛肉面摊子炒几个菜,告别弟兄。记得用了二十一元,菜不好,可量大。

“二十一个元!……”握月兄弟惊呼道。

这西海固汉子的表情上,充满了一种宗教感。整个席间他惊慌失措,好像这是要他干罪,好像他肯定如此的奢侈犯了教法。他瞟着我,像是想说什么,但又没说出来。他的畏惧传染了我;但我愈是感动,就愈是只能催他多吃。他一个个端起那些八寸七寸的盘子,用筷子朝嘴里扒着。同时想说些啥,但脸直至胸口都挣红了,气呼呼说不出来。

一时我担心过他的胃,但正如我的分析:一般说来,穷人是不会生胃病的。饱饱地吃一顿,永远是好事情。

娃娃们,那经常翻我的背包“搜糖”的小儿子,他的零食是把一根洋芋粉条伸进炉子里烤焦(握月三弟在学校干活,有学校补给的煤炭,所以能在我屋里架起烧炭的炉子),然后捏着一头咬吃。至于一副理解大人机密神情的美目长子伊斯玛依儿,他常常在夜里,当我和他父亲谈得入港之际,蹦下炕来给我们烤洋芋。

夜里,我们说得兴奋,突然觉得肚饿。握月就喊一边被儿里睡着的儿子:

“快!捅炉子!给你巴巴烤个洋芋吃!”

我呢,也猛想起梵·高的《吃土豆的人》。土豆就是洋芋,想到在西海固大山奥深的冬夜,在农民泥屋夜烤洋芋的滋味,我也催孩子:“快,烤三个!”

娃娃一下就跳下炕，把炉子捅旺。又推门钻进寒风，咚咚跑着，捧回地窖里的洋芋。他机灵地看着我笑，好像说：不急不急，烤熟要一阵工夫呢。然后攥着火剪，披着他的小棉袄蹲在炉前，一直到唏嘘着把烤得焦黄滚烫的洋芋，捧到了我的枕头上。

二

潜入西海固的那些年，我吃得最多的，是娃他妈的细擀长面。

听说她当姑娘时切面的本事就出名。七十年代的哪一年，嫁来握月家那天，她作为新媳妇的见面礼，就是给婆家人擀一顿面。听说，那一天端出来的数十碗长面，根根一样粗细，不止一人怀疑这媳妇从哪弄来了高级挂面。一席面吃得婆家人人赞叹，吃罢了，她也就开始了苦难的媳妇生涯。

长面待客，桌上多摆开四只小碟：辣子、醋、酸白菜渣，再就是一碟咸盐。长面煮好以后，用筷子挑起，然后在碗里一顺一摊，根根面条又细又匀。清油浇在碗心，再调上碟子里的小菜。

清苦的吃食，自然引出了饥饿的话题。

“不，这就好得多了！比起吃食堂的五八年！……”他们忿忿地说。

我留神地听。那时流行说“浩劫”，而西海固的浩劫，是在1958年。

1958年西海固天降横祸，树皮被剥光了，食堂里只有清汤。据说吃树叶吃得肚皮透明，隔着皮能看见暗绿的肠子。握月的二弟那时还